

## 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

张伯江

**摘要** 名词可以活用作动词,是古今汉语里常见的现象,本文试图对这种现象给予功能的解释。首先分析了名词活用现象中涉及的生命度、典型性和无指性等因素,进而指出其本质原因在于名词的空间性属性和动词的时间性属性,名量词和时体助词是二者的典型形式表现。再用这个观点去看词类间的功能联系以及活用所映射出的体词的谓词化方向和谓词的体词化方向以及词类跟句法成分的对应等现象,都可以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

### 一 古今汉语中的名词活用现象

跟其他语言一样,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是两个最基本的词类,二者在功能分布上有一系列明显的对立。名词一般不能用在动词经常出现的语法位置上,反之亦然。凡不符合这一情况的,人们习惯称之为“词类活用”。古汉语的词类活用现象自陈承泽以降论者颇多,现代汉语的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描写(均见参考文献)。本文侧重分析现代汉语的名词动用现象,兼及古汉语。“词类活用”这一名目的界限显然不太容易把握,也就是说“临时活用→常见活用→兼类→同形词”这个过程显然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如蔡镜浩(1985)就曾讨论过上古汉语的衣、冠、雨、枕、妻事实上都有两个读音,应看作是不同的词,而肘(《论语》:从左右,皆肘之)、手(《礼记》:曹子手剑而从之)、刃(《史记》:左右欲刃相如)等词才是真正的词类活用;其实现代汉语里哪些是活用哪些是兼类也不容易分清。我们先看下面几个例子:

- (1) 有事你就言语一声。
- (2) 先把饮料给冰上。
- (3) 怎么不说话,都哑巴啦?
- (4) 你越劝,娘不越伤心吗? 哑巴着点儿,过了这一阵就好了。(引自吕1989)
- (5) 咱们不能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
- (6) 岁数了,不是说着玩的。(老舍:《骆驼祥子》)
- (7) 对,是这意思。让他们影绰着,我这儿灯打给谁,谁就给我活起来。唱呵,跳呵都看他。唱完,灯灭,你再给我剪影着。(王朔:《懵然无知》)
- (8) 搭理他呢,让他自己嘴上快感去。(王朔:《永失我爱》)

以上说法可接受程度明显不同,其中(1)(2)《现代汉语词典》都为名词用法和动词用法分别立了义项,(3)(4)《现代汉语词典补编》补充了动词用法;(5)——(8)词典里未标动词用法;从语感上的可接受程度来说,(1)(2)(3)(5)最高,(4)(6)略低,(7)(8)最低。类同于(1)——(4)的词还有:容,酱,浆,杠,火,猫,势力眼等;类同于(5)(6)的如:近视眼,运气,运动,民主,铁等。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呢?吕叔湘先生解释说:“上面讲的跟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是不是一回事

呢?我觉得不一样。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似乎是文章家的一种修辞手法,口语里未必常用,……现代则相反,正经文字里很少见,口语里相当常见,有的是出于无知,更多的是带点俏皮。”从上面举例可以看出,一些临时的活用一旦用得较为经常,就少有俏皮或修辞色彩,有了分化成两个词的倾向。所以,不同名词活用的可接受程度各异,可以看成是这种活用的固定化进程各不相同。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名词功能游移(functional shifting)现象的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本文讨论的现象既有临时用法,也包括长期活用形成的兼类现象;既包括名词用如动词(含及物和不及物),也包括名词用如形容词(含非谓形容词)。

不管这些名词活用的临时性或固定性处在何种程度,都共同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汉语里有相当一部分名词其体词性身分往往是可以有所松动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功能上的游移性。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名词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产生游移?有没有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游移的名词?决定名词功能游移的更本质动因是什么?

## 二 名词活用自由度所涉及的功能因素

功能语法的一些概念或许对我们认识名词活用现象有所帮助,其中生命度、典型性和无指性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 2.1 生命度解释

生命度(animacy)顾名思义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名词性成分进行的分类,它的基本等级序列是:人类>动物>无生命物。然而随着类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生命度已经成为一个广泛适用的纯语言学概念,许多语言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到生命度的作用。如很多语言里存在代词因生命度不同而不同形的现象;有些语言里同一语义角色由于生命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词形格,如某些澳大利亚语言里独立的宾格只适用于人称代词或有生名词;有些语言里高生命度的词语有数的区别,而低生命度的没有数的区别,就连汉语里也有“们”只倾向于加在有生名词后的规律;还有很多语言里名词生命度高的与动词有数的一致关系,而低生命度的没有,等等。(见Comrie 1981)作为语言学概念的生命度等级序列可以表述为:

说者/听者>第三人称代词>指人专有名词>指人普通名词>其他有生名词>无生名词

有许多关于词类活用的描写可以说明生命度的作用,如王克仲(1989)指出:“据调查,古汉语的实词都可以活用,只是有的常见有的不常见而已。譬如代词的活用就较为少见。”再如蔡镜浩(1985)对《诗经》《左传》《论语》《孟子》几部书做的统计,“雨”当名词用跟当动词用的次数比是34:31,几乎是对半开,而“妻”的名动次数比是91:26,动不足名的三分之一,何况“妻”在上古汉语里已有公认的动词义项。可以看出生命度低的名词“雨”活用为动词要易于生命度高的名词“妻”。①

生命度高的名词往往是名词这个类别里比较稳定的成员,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生命度的解释是有局限的,§2.3我们将指出一些高生命度词的活用现象。

### 2.2 典型性解释

可以假设名词活用自由度各异是名词这个类别内部典型性差异的表现。也就是说,名词内部的典型成员在功能上应该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非典型成员功能上就会表现出一定的游移性。Taylor(1989)一书专门讨论了各种语法范畴的典型性问题,他参考了Ross, Langacker等人的说法,把名词的典型特征依次归纳为:

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非空间领域的实体>集体实体>抽象实体

据此我们不难推断,那些容易产生游移现象的名词应该是远离核心的边缘成员,而核心成员不应发生游移。这个说法对于抽象名词的活用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我们搜集到的例子中,抽象名词活用的最为多见,从可接受程度来看也比具体名词的活用略为自然。

有些抽象名词带有明显的性质意义,原因是抽象名词并非人们对有形实体认识的结果,而往往是反映了人们关于抽象事物的概括,其内涵的实体意义和性质意义没有明确的界线。从表达的角度看,说话人常常不是着眼于一个抽象名词的全部涵义,而是只取其某种性质义拿来使用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科学”“不道德”“很民主”“挺技术”一类说法。我们说抽象名词不是名词里的典型成员,是从语义角度着眼的;同时,句法形式上也可以找到相应的表现:典型的名词都可以受量词修饰,尤其是个体量词和集合量词,而抽象名词只能受“种、类、点儿、些”等量词修饰。

抽象名词活用的例子不必多举。以下这种抽出具体名词中的一个语素当抽象名词用,再当动词/形容词用的例子,很能说明我们上面指出的从实体意义到性质意义的过程:

(9) 什么全齐了,比香港人还“港”哪! (引自吕 1989)

(10) 要讲洋,咱都洋! 你东洋,我西洋! 看谁洋得过谁! (引自吕 1989)

(11) 长江尚且后浪要推前浪,何况尔等? 大千世界,各领风骚,今后真要看你们骚了。

(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 2.3 无指性解释

不管是指人名词还是指物名词,具体名词还是抽象名词,都是从名词自身的基本意义划分的。这一小节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无指名词。无指是相对于有指而言的,有指和无指的区分需要从具体的谈话环境中去分辨。当一个名词的表现对象是话语中的某个实体,说话人不仅看重该词的内涵,更看重其外延的时候,这个名词就是有指成分;如果说说话人仅使用内涵义,而不顾及外延的时候,该名词就是无指成分。无指成分一般表示一种性质或一种身分,例如“他想媳妇都想疯了”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他”指未婚者时“媳妇”仅指“女性配偶”这样一种概念,并不指称哪个具体的人,就是无指用法;而“他”指已婚者时“媳妇”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是有指用法。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不管是高生命度名词还是低生命度名词,具体名词还是抽象名词,它们活用作动词/形容词时用的都是以它们的无指意义实现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些高生命度的具体名词的活用例子,先看两个古汉语的例子:

(12) 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左传·定公十年》)

(13) 国宝曰:“将曹爽我乎?”(《资治通鉴·晋纪·安帝隆安元年》)

这是较为少见的专有名词体现出动词功能的例子,意思是“像对待吴王/曹爽那样对待”。专有名词在这里已经游离了原所代表的那个人,而仅指和人物相关的某种事件。现代汉语里也有这样的用法,如:

(14) 他比南霸天还南霸天呢。

(15) 真够雷锋的哎! (电视剧《渴望》第一集)

一旦专有名词被说话人赋予了类意义,其功能游移就变得容易些了。古汉语里多有亲属名词当动词用的,如:

(16) 侯年宁能父我邪! (《汉书·萧望之传》)

(17) 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国语·越语上》)

(18)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诗·周颂·时迈》)

现代汉语里常见的亲属名词活用的例子是“哥们儿”“孙子”等；再如常用的“哑巴”“聋子”等词，虽然都是从指人名词而来，但都因衍生出了性质意义才可以动用的。我们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名词的某些核心成员也有活用现象，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一定场合中获得了无指意义。如以上指人名词活用的例子其实都是无指用法，常说的“春天了”“大姑娘了”“岁数了”“茄子了”等也都不是指称某个具体的“春天”“姑娘”“岁数”和“茄子”，而是指这些名词所代表的那一类事物及其最突出的性质。可以说，从有指意义衍生出无指意义是名词活用的先决条件。

### 三 名词活用的功能解释

#### 3.1 名词功能的基本属性

以上的讨论已经勾勒出名词活用自由度的基本轮廓，概言之名词稳定性的优势序列是：

高生命度名词 > 低生命度名词

具体名词 > 抽象名词

有指名词 > 无指名词

这几组序列反映了名词功能中什么样的基本属性呢？陈平(1988)指出：“就最典型的事物而言，它们一般都占据一定的空间，随具体事物类型的不同而表现出大小、多少、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特征。行为动作则与此不同。它们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时间方面。”他进而指出，名词的语法特征往往跟空间特征有关，动词的语法特征往往跟时间特征有关。§2.2 所述名词的典型性特征也显示了空间属性在名词意义中的基本性。抽象名词本不是具备太多典型性的成员，它们的空间特征相对较弱，无指名词如上所述不具外延性，也完全不带有空间特征。这种种表现直接导出了我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理解名词的活用现象，即，名词表现其基本的空间意义时，其功能必定是稳定的；当它丧失了明显的空间意义甚至具有了一定的时间意义时，就有可能发生功能游移现象。这就是名词可能活用以及活用自由度各异的根本原因。以下我们将从句法功能的表现给予证明。

#### 3.2 名—动间的功能联系

不管从历史来源看还是从共时的功能分布看，我们都有理由认为名词和动词是两个最基本的词类。其他词类大多是从这两个词类里分化出来的，共时的功能表现也可以看出介于两者之间，我们选取跟名词活用有关的几个常用词类图示如下：

名词      非谓形容词      形容词      不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

在这个图里相邻的词类间有较多的功能共性，不相邻的有明显的差异性。从语法意义上说，靠左端者空间性特征最强，靠右端者时间性特征最强，中间的几个点是二者间的过渡段。空间特点典型的形式表现是可以用量词来修饰，表明了事物在空间上的可计数性；时间特点典型的形式表现是可以带时体助词，表明了动作在时间上的可延续性。除活用现象以外，左端的名词通常不能带时体助词，右端的动词通常不能受量词修饰，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处于中间的非谓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则较多地表现出与左邻右舍的相关性。②

##### 3.2.1 关于非谓形容词

非谓形容词在观察名词功能游移问题方面有重要价值。非谓形容词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明显是从名词转化而来，例如吕叔湘、饶长溶(1981)曾指出如下事实：

理性(名)—感性(非谓) 毒性(名)—烈性(非谓) 酸性(名)—中性(非谓)

家务(名)—医务(非谓) 战前(名)—史前(非谓) 金黄色(名)—黄色(非谓)

而“意外”“国际”“专业”“高度”等词本身就兼有名词和非谓形容词两重身分,表明名词功能游移固定化而形成了一部分非谓形容词。

从句法功能上说,非谓形容词的谓词性最弱,而跟名词相近之处颇多;<sup>⑧</sup>而从语法意义上说,其空间意义已明显弱化,同时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时间意义。把名词当非谓形容词用比较自由,也比较自然,可以说非谓形容词是名词功能游移的一个突破口。

### 3.2.2 关于形容词

为简明起见,这里仅讨论形容词中的典型成员——性质形容词,而暂不涉及状态形容词。

形容词跟名词相通之处可以从两方面说明:意义上说,它往往表示一种性质,这种性质义已很接近抽象名词的意义;从形式表现上说,我们注意到,形容词常常表现出一些近似于名词的功能,例如形容词前加数量词是比较常见的:

(19) 吃一个够 喝一个足 玩它个痛快 弄一个明白

虽然这种形容词前的数量词跟名词前的数量词不完全一样。

形容词跟动词相通之处也可以从两方面说明:意义上说,它往往表示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义已带有明显的时间意义;形式表现上说,形容词后面带“了”等时体成分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例如:

(20) 白了 绿了 糊涂了 高了 便宜了 热闹起来 红火下去

形容词还有一些更接近动词的性质,如后带补语或带宾语,例如:(引自张国宪 1993)

(21) 姐姐大我三岁 辛苦您了 队长阴沉着脸 我不希罕你的礼物

3.3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细致地描写出名词活用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即:

- 1) 用作非谓形容词;
- 2) 用作形容词,前加“很”“太”“特”等程度副词;
- 3) 用作不及物动词,前加“没”“不”,后加“了”“起来”等时体成分;
- 4) 用作及物动词,后带宾语。

这几种功能可以看作典型名词跟典型动词之间的过渡等级,自1)至4),是一个名词性减弱,动词性增强的过程。换句话说,是个空间性减弱,时间性增强的过程。我们可以据此归纳出汉语名词功能弱化的等级排列,即:

1)>2)>3)>4)

靠近左方者功能游移较为自由,可接受程度也较高,右方的则一般低于左方的。

## 四 从词类活用看体词的谓词化方向和谓词的体词化方向

### 4.1 体词的谓词化方向

如果我们把功能游移的概念扩展到“名词>非谓形容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这个系列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即,认为等级链上的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其他点上的灵活用法,则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凡位于左方者活用作其右任何项目的,必然符合名词功能游移的倾向性规律,以下举些例子逐项考察:(其中前加+的引自吕叔湘 1989)

(22) 名词用作非谓形容词:义务劳动 专业水平 学院风格 嘉宾主持 友情出演

(23) 名词用作形容词:假装特学问 做派那叫款 话说得有点痞 怎那么事儿呀

(24) 名词用作不及物动词: 还权威着呢 + 来! 咱们民主民主 这回可真坛子胡同了  
褶子了

(25) 名词用作及物动词: + 结论不出我什么东西来 他爱醋谁醋谁, 也醋不着我呀

(26) 非谓形容词用作形容词: 这个问题问得太初级了 不能太主观 打扮得挺新潮

(27) 非谓形容词用作不及物动词: + 你党员还没正式吧

(28) 非谓形容词用作及物动词: + 也该优先他们 + 这回他把我编外了

(29) 形容词用作不及物动词: 别肉麻了 + 这够你脏半年的了 干脆晒出来让大家看看

(30) 形容词用作及物动词: 我们怎么黑着你了 差点让人给花了

(31) 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 你别恶心我啊 快别这儿烦我了 等着你甭他呢

从举例中可以看出: 第一, 在等级链上自左向右的功能游移都有实际用例; 第二, 相邻项目之间功能游移较为自然, 距离越远越不自然。这个现象可以看作名词功能游移概念的扩展,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显示了共时平面上体词向谓词转化的方向。

#### 4.2 谓词的体词化方向

紧接着的问题是, 有没有跟上文相应的自右向左的游移规律呢? 我们不妨做个逐项测试:

(32) 及物动词用作不及物动词: 我跟他们掰了 碰巧儿抄上了

(33) 及物动词用作形容词: 他们家现在特别趁 也不嫌赶得慌 这顿饭吃超了 别太投入了

(34) 及物动词用作非谓形容词: (未见)

(35) 及物动词用作名词: (未见)

(36) 不及物动词用作形容词: 最近小说不怎么走 那人长得忒咧(liě)

(37) 不及物动词用作非谓形容词: (未见)

(38) 不及物动词用作名词: (未见)

(39) 形容词用作非谓形容词: (未见)

(40) 形容词用作名词: (未见)

(41) 非谓形容词用作名词: (未见)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就是谓词间的游移比较自由, 而谓词向体词游移却不那么容易。这就揭示了一个规律: 现代汉语共时系统里词法平面上谓词的体词化已经几乎没有非形式化的能产途径了。①

### 五 词类功能游移和词类句法功能

词类功能游移的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典型的词类有其基本的意义和形式表现, 如: 名词: 空间性: 前加名量词; 动词: 时间性: 后加时体成分, 凡是偏离基本用法的, 都可以看作功能游移。我们的语法研究中很少注意典型成分和非典型成分的区别, 也很少注意基本用法和偏移用法的区别。事实上, 汉语里一些词类虽然可以充当不同句法成分, 但几种功能之间未必是等量齐观的。朱德熙(1985)里说: “在印欧语里, 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有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朱先生对这种错综关系的描述中涉及名词和动词的性质有: 名词可以做主宾语和定语, 动词可以做主宾语和谓语。我们关心的是, 名词做定语时和它做主宾语时是否还完全一样? 动词做主宾语时和它做谓语时是否还完全一样? 在本文里我们确认了前加名量词是名词的典型特征, 后加“了”等时体成分是动词的

典型特征,我们不妨用这两个特征测试一下离开主宾语位置的名词和离开谓语位置的动词。

先看定语位置上的名词。“木头房子”“塑料袋”“粮食产量”不能说成“一根木头房子”“一块塑料袋”“一囤粮食产量”,可见定语位置上的名词已不具备空间上的可计数性,只是表现出其内涵意义,而不表现外延意义。即如“中国历史”“欧洲球队”这样有明确外延的名词作定语时,也仅体现内涵意义。可以说,作定语的名词已基本等同于非谓形容词的功能了。

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具有指称性已是公认的事实,不需多说。笔者在《“N的V”结构的构成》(《中国语文》1993年4期)一文中考察了一个常作主宾语的名词性短语里动词的时间意义弱化的过程,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朱德熙先生所说的名动词,如“调查”“研究”“合作”等,也是部分地丧失了动词功能而获得了某些名词功能。比如说在“进行调查”“作研究”里,“调查”“研究”身上都不能再加时体成分,却可以说“进行一项调查”“作一个研究”,从意义和形式两方面都可以看到时间性的减弱和空间性的增强。名动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是动词作定语的功能偏移表现;此外,一部分动词还可以作补语,更多的丧失了动词本身的特征,刘丹青(1994)有详尽的讨论。这样,我们的考察就包括了名词和动词所能占据的所有句法位置。

刘丹青(1994)一文里是这样描述汉语词类的系统性结构的:“我们有名动形这三大类词,它们是多功能的,但名词和谓词分别主要占据主宾语和谓语这几个主干成分的位置。我们有区别词、副词、唯补词这三个词类,它们是单一功能的,分别占据定、状、补这三个附加成分的位置。由此可见,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虽然不是简单地一一对应的,但毕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应。”现在我们从基本功能和功能游移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典型词类实现基本功能时,跟句法成分是对应的;而偏离基本功能时,总要丧失一些特点,并非“没有改变性质”(朱德熙 1985, 5页)。

## 六 结 语

汉语研究中对一些与句法变化直接相关的语义等级研究一向重视不够,本文试图从词类活用这个很小的问题入手作一些尝试,发现了过去我们习焉不察的种种词类性质的本质属性,从而为这些个别的语法性质表现找到了逻辑上的联系。这种研究对于普通语言学来说,可以有效地观察和归纳语言共性;对于汉语研究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深刻地揭示语言变化(包括历时的演变和共时的变异)中的动因和趋向,从而把个别的研究纳入更广泛的研究视界里。

### 附 注

①王克仲(1989)里有这样一个例子:“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谓吾之乎?”(《庄子·大宗师》)王依陈鼓应说把“相与吾之”解为“互相称说这是我”。这个例子也可以讨论,一般认为上古汉语“吾”不作宾格,可见其生命度略低于“我”,故有此活用法。关于宾格跟高生命度的关系,看 Comrie (1981)。

②这个图示跟 Ross (1972) 的 verb/noun continuum 思路相近,参看陈宁萍(1987)关于动词名化和张国宪(1993)关于形容词与动/名功能联系的讨论。Ross 给出的英语动/名连续统模式是:动词>现在分词>完成式形式>被动式形式>形容词>介词>形容词性的名词>名词;陈宁萍并没有给出汉语的动/名连续统模式;张国宪根据他对动/形单双音功能差异的研究给出的汉语动/名连续统模式是: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动词>名词。

③朱德熙(1982)把区别词划归体词里面。

④所谓形式化的体词化,指的是加后缀“子”“儿”“头”或后一音节轻读等手段。

#### 参考文献

- 蔡镜浩1985 关于名词活用作动词,语言教学与研究,4期。
- 陈承祚1922 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
- 陈宁萍1987 现代汉语名词类的扩大,中国语文,5期。
- 陈平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2期,又见《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重庆出版社,1991。
-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6期,同见于上书。
- Clark, E. V. & H. H. Clark 1979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 *Language* 55, 4.
- Comrie, B. 1981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
- Croft, W.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竟成1985 现代汉语里的名作动用,语言教学与研究,1期。
- Foley, W. A. & R. D. Van Valin, Jr 1985 Information packaging in the clause. In T.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1.
- 廖秋忠1984 《语言的共性与类型》述评,国外语言学,4期,又见《廖秋忠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 1991 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4期,同见于上书。
- 刘丹青1994 “唯补词”初探,汉语学习,3期。
- 吕叔湘1989 未晚斋语文漫谈·词类活用,中国语文,5期,又见《吕叔湘文集》第五卷。
- 吕叔湘 饶长裕1981 试论非谓形容词,中国语文,2期,同见于上书第二卷。
- 沈家煊1993 汉语特点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Taylor, J. R.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王克仲1989 古汉语词类活用,湖南人民出版社。
- 邢福义1984 说“NP了”句式,语文研究,3期,又见《邢福义自选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 张国宪1993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选择性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朱德熙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1985 语法答问,同上。

附记:本文初稿写成以后,先后蒙徐枢、沈家煊、陈平先生审阅,他们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作者谨致谢意。同时,在廖秋忠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对曾给予我很多指教的廖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

(张伯江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

更正:本刊1994年第3期240页倒数第1行“南开大学”应为“天津大学”。第4期275页第6行“右侧”应为“左侧”;同页27行“连读类型的”应为“连读类型是”;277页第6行“H|HL”应为“H...HL”;278页8、9行“①②—③”“①③—②”应为“①②—”;同页20行“VVHHL”应为“VHHHL”。286页倒数第一行“情报中心”应为“计算机室”。